



# 永嘉玄覺的研究初稿

關於禪宗永嘉集與證道歌之作者、年代與思想之最初探討

西元一〇六〇—一六〇）衣鉢玄覺

志磐的判斷或許有他的理由。但是，我們不妨再仔細的討論一番。

魏靖所集的「永嘉集」中，有「勸友人書第九」。裏面附了「婺州浦陽縣佐溪山朗禪師召大師山居書」與「大師答朗禪師書」。

左溪玄朗在靈谿找到了風光明媚的好地方，便想約召玄覺同住。

雖然玄覺沒有應允，但也可以表示兩人的密切關係。玄覺書後附了「同友玄覺和南」。而「宋高僧傳」可能依照這個而說：

初覺與左溪朗公爲道契，朗貽書招覺山棲。覺由是念朗之滯見於山，拘情於講。廻書激勵<sup>33</sup>。

這表示了玄覺與左溪朗的密切關係，但是否能證明了他們是同門呢？

「景德傳燈錄」又傳出了玄覺是因爲左谿朗禪師的激勵，而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谿。因此有了「一宿覺」的公案。而此「傳

論曰：左溪本紀稱與真覺爲同門友。真覺傳中稱左溪激勵遂謁曹溪，而又言精天台止觀之道，是知同學於天宮無可疑者。况永嘉集中全用止觀遮照之旨，至此當益信是真。

。而「宋高僧傳」則謂：

覺以獨學孤陋，三人有師。與東陽策禪師，肩隨遊方詢道，謁韶陽能禪師而得旨焉<sup>35</sup>。

「祖堂集」以玄覺受神（玄）策的勸說而參訪六祖慧能。「

的弟子。到了志磐，他提出了他理由如下：（一）左溪與真覺爲同門友。（二）真覺參訪曹溪爲左溪所激厲。（三）真覺精於天台止觀之道。（四）永嘉集中全用止觀遮照等天臺法門。

宋高僧傳」則隱約以爲玄覺是主動的想尋師訪道，而與玄策肩隨遊方。不管如何，在傳說中，玄覺都是與玄策，同詣曹溪六祖慧能。「祖堂集」與「宋高僧傳」，並未說到是受了左溪玄朗的激勵。而且「永嘉集」中，玄覺答覆玄朗的書信，可知他並不同意

玄朗的見解。再加上，玄朗爲天台的重要傳人。因此，他勸玄覺參訪六祖的說法，並不如受玄策影響而往訪六祖來得可靠<sup>(36)</sup>。

玄（真）覺生於天台學盛行的浙東，他對天台學應有深入的研究。「景德傳燈錄」說他：「徧探三藏，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，於四威儀中，常冥禪觀<sup>(37)</sup>。」我們從「永嘉集」，可以看出玄覺對「天台止觀」是十分內行的。因此，後代天台宗的學人基於宗派的理由，當然希望從這一點上加以發揮。這應該是強烈的宗派觀念，所引發的特殊現象吧！尤其北宋時代，台宗復興，帶給他們無比的信心，更思爭取提高教派的地位。天台與禪門的論諍，開始於四明知禮與天童子凝。他們從批判達摩大師門下三人得法開始，不斷的論辯。而吳興的子昉（四明知禮的弟子）他舉天台二十四祖的說法，說明法門的傳承，批評禪宗的明教契嵩所說的禪門傳燈二十八祖說。晚唐五代，一枝獨秀的禪宗，與日益興盛的天台對立。其間對立意識愈來愈強烈，就出現了敘述宗門傳燈的史籍<sup>(38)</sup>。玄覺在這時候，也遭受了很大的攻擊。從義神智（西元一〇九一）說：

『永嘉集』全用天台圓頓法，而不言天台豈不奪他成已鎧<sup>(39)</sup>。

道因草菴（西元一〇九〇—一一六七）亦說玄覺爲：

逃避天台，螟蛉達摩<sup>(40)</sup>。

從義神智師事扶宗。道因草菴爲明智門下。他們都是北宋復興天台的大師四明知禮（西元九六〇—一〇二八）的三傳弟子。他們理解了「永嘉集」，然後直視玄覺的修行法門，認爲他用的全是天台教觀。而且更據此推理，認爲玄覺是天台宗的學人，却依附了禪宗，對宗教派意識強烈的他們來說，這是難以忍受。而宋志磐在「佛祖統紀」中更直指玄覺爲天台的旁支弟子。志磐將玄覺列於「天台旁出世家」中，並言「是宜繫之天宮，用見師授

之竟<sup>(41)</sup>。」草菴道因並列舉了「一宿覺」的故事而批判道：

據此問答，乃是勘辨之辭，問畢具儀設禮，亦是比丘相兒常儀，少留一宿自是曲從主想，錄者却謂「一宿覺」抑又誣牧<sup>(42)</sup>。

我們從前面資料中已知，左溪玄朗與永嘉玄覺爲好友；而玄覺本人亦深受天台學的影響。但是志磐所提玄覺是因玄策之激勵而參訪六祖，則有問題。因此，只依照玄朗與玄覺爲好友，而玄覺受了天台影響，就勁指玄覺爲天宮之弟子，證據似嫌單薄。

日僧義論於西元一六九三年所編成的禪籍志中早已說到：草菴因神智義二法師，怒台宗偉人歸禪。譏永嘉之語，對其所以謂之，在不合台教，既棄赴他之語，奚含所棄之宗

乎<sup>(43)</sup>。

在此義論說玄覺既棄（台）赴他（禪），當然不合於原來的宗派天台了。

我以爲玄覺可能會依弟子之禮向天台問法。天宮慧威與玄策同位婺州東陽與玄覺所居之溫州同在浙江。而玄覺身處天台學興盛的浙東，耳濡目染，當然精於其道。何況，佛法本是一味，「止觀」不過是「定慧」，天台將止觀法門次第安置，有其偉大貢獻。但若言止觀必屬天台門人，却也未必。「定慧」根本是釋迦世尊自身所證。在宋代也許法諍太強烈了。一個出家人到處參訪，應該是值得鼓勵的。所以，從義神智以爲玄覺奪了天台的成果；而道因草菴更罵玄覺爲「逃避天台，螟蛉達摩。」實在有些厚誣古人。

（二）

玄覺之得法至少有四類傳說：（一）「祖堂集」以玄覺受神策的勸說。以他雖明佛理，還需師印。經過了六祖徵詰，而蒙印可。（二）「宋高僧傳」以爲玄覺與東陽策，肩隨遊方尋道，謁韶陽能禪師而得旨。（三）「宋高僧傳」又引述了另一傳說，謂玄覺在神秀門庭遐征問法，然終得心於曹溪耳。（四）是天台學者所傳說，他們隱然以爲玄覺是在天宮慧威或至少在天台門下得法。如道因草菴所說；玄覺遇六祖，只是堪辨徵詰，禮拜也只是

常識，而留一宿爲曲從主意。因此，直言「一宿覺」這一個名號是錯誤的。而從義神智與志磐以之繫於天宮慧威，已如前述。

天台學者的說法，我們已經作了一番說明。而「宋高僧傳」的別傳，謂玄覺遊於神秀門下，在其他典籍未見記載。但至少說明了，玄覺的得法，在當時是有種種不同的傳說；這些傳說，雖未必與目前的說法一致，却可加以合理的解釋，更加深了玄覺的真實性。

從「祖堂集」、「宋高僧傳」以下，可看出玄覺他童年出家，志心佛法，勤於參學，而對經論十分熟習。「聯燈會要」（西元一一八三）等雖是較後起之作品，但說玄覺聽方等經論，各有師承。可以說玄覺事不當師，而參學於各方。那麼我們可以了解玄覺少時出家，鑽研佛法，在天台學盛行的浙東，學到不少法門。而後參訪各地，可能曾經到過神秀與天宮慧威門下。最後與東陽玄策相偕參訪曹溪六祖。雖在此前，玄覺可能已開悟，但並未決定了道。在六祖門庭的一番問答，堅定了他的信心，也蒙受了印可；到此，他終於澈悟了。因此，他高興的說出了：「自從一見曹溪後，了知生死不相干。」這才是真真實實的得了法。

而另外的傳說，可從宋悟明於宋淳熙十年（西元一一八三）所集的「聯燈會要」看出：

溫州永嘉真覺大師，本郡戴氏子。少習經論，深造闡域，因看「維摩經」發明心地。偶玄策禪師相訪與師劇談出言暗合諸祖，策驚云：「仁者得法師誰耶？」師云：「我聽方等經論，各有師承。後於維摩經，悟佛心宗，未有證明者④。」

「六祖大師法寶壇經」從宗寶於元至元二十八年（西元一二九一）增編以後，「機緣品」中，也有玄覺因看「維摩經」而悟道的因緣⑮。「六祖壇經」由宗寶所增編的「機緣品」的資料來源似乎是由當時各種史傳所彙合而成。

這是第一個傳說的說明，應該是較後起的產物。雖然把玄覺的整個得法過程交待了，但可看出合理化的過程，所以我還是依於前面的說法。

「證道歌」向來爲佛徒所讚揚，但是從義神智（西元一〇四二一一〇九一）與道因草菴（西元一〇九〇一一六七）兩位天台學人，開始提出不同的看法。「釋門正統」（西元一二三七）謂：

此歌（證道歌）盛行，諸方宿德或注或頌，縉紳之士亦有序跋。獨神智有議，草菴有疑⑯。

草菴懷疑什麼呢？「釋門正統」又說：

疑云：「魏靖序將大師在日凡所宣紀，總有十篇；集爲一卷。答友人書，尙附於中，而不收此歌何也⑰？」

而「佛祖統紀」謂：

因草菴曰：「魏靖收遺文總十篇爲一集。答友人書，尙附其中，而不收證道歌者，何邪？」

義神智曰：「計疏尋經，分別名相，自不違耳。非經論過，不知討誰疏邪？若慈恩等疏可耳。若天台疏，皆有方軌攝法入心，觀與經合，非數他寶，豈可謂之分別名相，而已哉？」⑲

志磐因此判斷：

但世傳證道歌，辭旨乖戾，昔人謂非真作，豈不然乎⑲？

胡適先生在「所謂『永嘉證道歌』」這一篇文章中，引述「

證道歌」中：

建法幢，暨宗旨

明明佛勅曹溪是

第一迦葉首傳燈

二十八代西天記

（法東流），入此土

菩提達磨爲初祖

六代傳衣天下聞

後人得道何窮數

以爲其中有「二十八代」的傳說，及「六代傳衣天下聞」是

不可能出現在六祖的時代，而懷疑證道歌不是真爲玄覺所作。

並且以他在巴黎所發現的資料（與證道歌相同）：

禪門秘要決

招覺大師一宿覺。

而判斷：證道歌，本來叫做「禪門秘要決」。他更一步說那位綽號「一宿覺」的和尚，叫做「招覺」，生在「二十八祖」之說已成定論的時代，大概在晚唐、五代之時。他與六祖絕無關係，他生在六祖死後近二百年。

而楊鴻飛先生在佛光學報第五期中，發表了「永嘉證道歌的年代及其作者」。其文中雖然以爲玄覺與玄朗爲同門之人，爲天台學者。但却根據前述二種說法以及「祖堂集」、「宋高僧傳」未曾有「證道歌」名目的出現等原因，而認爲「證道歌」確非玄覺所作。他更進一步推斷「招覺大師一宿覺」實爲「招賢大師一宿覺」之誤。而以爲「證道歌」即「禪門秘要決」爲招賢大師景岑所作。

## (二)

依據「釋門正統」與「佛祖統記」的記載，最早攻擊「證道歌」的是從義神智（西元一〇四二—一〇九一）以及道因草菴（西元一〇九〇—一一六一）。從義神智溫州平陽人師事扶宗，爲天台四明知禮之三傳弟子。「佛祖統記」描述他：

嘗患他宗，但任胸臆，於所著、補注、集解，處處辨明。

如論賢首妄判華嚴，議慈恩專用唯識，辨祖承無二十八祖，判道家當攝入儒宗<sup>50</sup>。可知，他的宗派意識十分強烈；以台宗的立場，不斷評擊他宗。但是後世以其所說異於四明知禮，加以貶黜，稱之爲後山外。志磐論他曰：

神智之從扶宗，視四明爲曾祖。而於有所立義，極力詆排之。……破壞祖業，不肖爲甚。……今故黜之，置之雜傳，以示家法之在<sup>51</sup>。

道因草菴爲四明（寧波）人，俗姓薛。生於宋哲宗元祐五年。他初從明智學天台教觀。又從真歇清了、宏智正覺、無示介諶等參受禪要。對四明知禮的教學有深入的會悟。但以其自視爲文粲後身。所以志磐論曰：

草菴初學於明智。……而又自謂文粲後身。……則將兄廣智而孫明智矣。豈北面師事之，而反孫之乎？……今故置

之雜傳，亦足以爲失緒者之戒云<sup>52</sup>。

從義神智本人，對永嘉集的評價還是十分高的，他說：

若單看禪語錄，何不看佛語錄。佛語錄者，阿難等錄佛金言以成經也。唯「永嘉集」多用佛經以爲指南；此得達磨

正意，與近言禪者異<sup>53</sup>。

我猜測從義的說法，根本上來自兩個背景：1. 「永嘉集」本身的卓越。2. 宗派立場的導向。關於第二點，前面已引過的「神智」曰：『永嘉集全用天台圓頓法，而不言天台；豈不奪他成己鎧？』是最好的說明。

但是，他對「證道歌」中「亦曾討疏尋經論，分別名相不知休，……數他珍寶有何益。」感覺不滿：

討疏尋經，自不達耳，非經論過。不知討誰疏耶，若慈恩等疏此則可耳；若天台疏皆有方軌攝法入心，觀與經合，非數他寶，豈但分別名相而已，誤無量人，棄嫌經論，所損至大，彌須謹之<sup>54</sup>。

從義神智在此，並未明顯表明懷疑「證道歌」不是玄覺所作。只是，在此解釋天台的經疏，是含有實證，而不是如玄奘等所傳，只是纏繞於名相中而已。

道因草菴，則在行文之中，透顯了對「證道歌」較明確的懷疑。他認爲魏靖編「永嘉集」時，答友人書尙附在內，爲何不收「證道歌」？道因草菴對玄覺的評斷，十分激烈而且嚴厲，稱他爲：「逃避天台，螟蛉達磨。」

承繼這些看法，而加以解釋的是宋宗鑑。他說：

菴謂（玄覺）：「逃避天台，螟蛉達磨。」夷考當時徵詰之語亦未嘗逃避螟蛉也。證道云：「自從認得曹溪路，了知生死不相關。」又云：「建法幢，立宗旨，明明佛勅曹溪是。」豈非將錯就錯，轉增誣罔<sup>55</sup>？

在這裏，他以爲草菴批評玄覺的話不公允，而替玄覺作了說明。但因爲，他認爲玄覺是「因覽涅槃，洞明玄旨<sup>56</sup>」。所以他承繼了草菴認爲六祖與玄覺相見問答，是勘辨之詞；而玄覺並非於六祖座下悟道。而批評「證道歌」中上述所引的語句。另外他

